

人间笔记

谈歌 / 著

《人间笔记》所收作品，虽然题材多样，写法各异，但其主旨，却全是从不同的角度弘扬传统美德，塑造完美人格，展示人间正气，其尚不正对生活哲理的探索与陈规陋习的贬抑。小说文字简约，笔法娴熟，开阖有度，节奏轻快，读来如品茶饮酒，颇具韵味。论其人物，着墨不多，而形象鲜明，个个都见性格。



百花文艺出版社



人间笔记

谈歌 / 著

RBH05 / 08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笔记/谈歌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5306-3174-8

I. 人… II. 谈… III. 笔记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331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202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16.00 元

序

郑法清

与谈歌相识，已经许多年了。大概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小说月报》就注意到这位来自工业战线的青年作家，并不断转载他的作品，这便为我了解这位作家及其创作提供了方便。也就是在这时，我对谈歌于现实生活观察、体验、理解、分析及其在创作上的追求，多少有了一些印象。然而，这时我对谈歌，还是只见其文而未见其人的。后来，百花文艺出版社在山东青岛举办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我与谈歌才有了第一次握手。

首次交谈，寒暄之余，免不了拉一拉家常。谈话中得知，他还是我的同乡，而且祖居之地，相去并不太远。这使我们彼此更感到亲切。我比他年长几岁，他于是便把我当做自己的大哥看待。会后虽然各奔东西，很少见面，但也不乏电话往来。有时他来到天津，也到一处坐坐，谈一谈有关创作上的感受。

作为一个作家，谈歌于今无疑乃天下名人。但其为人，却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既没有某些文人的酸腐，也没有某些成功者的骄矜。衣着俭朴，行为洒脱，言谈幽默，很像生活在河北大地上的有文化的工农干部。这，使我对他格外敬

重。我想,这也是谈歌得以深切把握时代脉搏,并使自己的作品保持浓重的生活气息的原因吧!一个作家,如果不能热诚待人,不能与工农打成一片,那就必然游离于群众之外,游离于时代之外;写出的作品,不是空洞无物,就是无病呻吟,欲求传之久远,那是绝无可能的。谈歌的小说,其所以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他始终以一个普通公民的平常心去体察生活。落笔之时,字里行间流露着一种纯真的平民意识。换句话说,他的小说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写的全是老百姓熟悉的人和事,而又确实是为老百姓而写的缘故。

谈歌的小说,开始以紧扣时代,贴近生活,生动描摹时代画卷著称于世。其《大厂》、《天下荒年》等中篇小说,曾引起读书界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并受到好评。近两年,他又侧重笔记小说创作,精心开掘河北地域文化积淀,写出百余篇动人之作,并从中挑选三十余篇,结集出版,这就是今天奉献给读者的《人间笔记》。

《人间笔记》与《大厂》、《天下荒年》等作品在写法上明显不同。《人间笔记》的发表无疑展示了作者在创作上的另一种视野,另一种笔法,另一种境界,另一种才气。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在过去取得成绩的基础上,于创作心理上萌生的另一种追求。体现了作者在艺术创作上无休止的挺进。

《人间笔记》所收作品,虽然题材不同,写法各异,但其主旨,却全是从不同的角度宏扬传统美德,塑造完美人格,展示人间正气。诚然,其间也不乏对生活哲理的探求与陈规陋俗的贬抑。这些作品,文字简约,笔法娴熟,开阖有度,节奏轻快,读来如品茶饮酒,颇具韵味。论其人物,着墨不多,而形象鲜明,个个都见性格。其不足之处,是表现手法变化不多,不同作品中的同

类情节,偶有语言表述上的重复。作品标题,有些也失之于牵强。这些,是我在阅读之余的肤浅体会,对与不对,还望读者批评。

是为序。

2001年3月

目 录

城市票友	1
还童药店	10
画友	14
酒仙	22
绝情	30
绝活	38
绝章	50
绝事	58
绝谜	65
绝人	71
单刀赴会	80
秦琼卖马	92
茶老板	102
画匠	107
琴师	113

药店	122
借据	130
棋局	138
绝墓	147
绝地	154
绝剑	162
绝墨	175
绝井	183
绝屠	189
绝厨	197
绝怪	204
绝盗	212
绝意	219
绝死	226
绝饮	232
绝唱	239
绝窑	246
绝境	256
绝响	264
绝弈	273
绝店	282
绝方	292

城市票友

快七点的时候，市委常委会才散。林荣明副书记昏头胀脑地走出会议室，只觉得脑仁一蹦蹦地疼。他最近神经衰弱得厉害，晚上离了安定片就睡不下。

司机小黄见林荣明脸色不好，也没敢多说话。谁知道汽车刚刚驶出市委不远，就抛了锚。小黄折腾了一身汗，也没把车弄好。林荣明苦笑笑：“反正也晚了，你也别太急了。”就去坐公共汽车了。

林荣明好长时间没坐公共汽车了，汽车像一只装得满满的火柴盒。到了滨河公园，林荣明挤下车。他还要倒一站地才能到家。

公园里传来了一阵悠扬的胡琴声。林荣明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感觉这是一个老手儿，琴声操得十分熟练。汽车还没有来。林荣明看看表，料定家里已经吃过饭了，就转身进了公园。那悠悠的胡琴声让他听得耳馋。林荣明年轻时是个戏迷。

太阳还没有落山。公园里的树木被染得一片金黄。花坛旁边围了一群看热闹的。有两个老汉手把着京胡演奏，两个人都

是眼睛似闭不闭，摇头晃脑的，好像进入了一种境界。中间有十几个老汉和三个老太太坐在马扎上，看着一个秃顶老汉在唱。老汉唱的是《鱼肠剑》。林荣明听得懂。

一事无成两鬓斑，
叹光阴一去不回还……

秃顶老汉行腔咬字都很精确，活脱出伍子胥报仇无门，悲凉绝望的心境。林荣明不觉喊了声好。

秃顶老汉唱完。又一个瘦老汉站起来，替换下秃顶。那京胡也没有停顿。林荣明这才悟出，那马扎上的十几个人都是唱角。林荣明听出京胡奏出了《钓金龟》的小过门。那瘦老汉反串老旦，真有几分子多奎的味道。这段唱林荣明记得很熟。他听出老汉唱丢了一句“抛下了母子们怎度光阴”。于是，林荣明在一旁纠正了一句。

拉京胡的两个老汉赞许地睁开眼，看看林荣明。其中一个停下胡琴，对林荣明笑道：“这位也是票友了，可从未见过。今天唱一段如何？”

林荣明推辞了两句，就走到胡琴跟前，笑道：“《空城计》。”于是，胡琴登时奏起来。林荣明立刻进入了角色：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
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
算就了汉家业鼎足三分……

一片掌声连连爆起。林荣明立刻觉得自己进入了一种非常美好的状态。

回到家时，路灯已经大亮。妻子正在看电视，见他进来，就笑道：“又开会了？”

“嗯。”林荣明点点头，就对保姆说，“给我弄点儿饭吃。”

妻子惊讶道：“你还没吃饭啊。”就忙跟着保姆一块儿进了厨房。

林荣明今天胃口格外好。妻子在一旁看着他，笑道：“好久没看到你这样开心了。”

第二天早上，林荣明把自行车从小房里推出来了，弄了块抹布擦着。妻子愣了：“你这是干什么啊？”

林荣明笑道：“从今天开始我骑车上班，锻炼锻炼。”

妻子问：“你告诉小黄了？”

林荣明一边洗手一边笑道：“一会儿他来了，你告诉他一声。”

林荣明骑车到街上吃了些早点，就朝滨河公园骑去了。那里已经围上了一圈子人了。那几个老汉昨天已经跟他熟了，彼此点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这次没有再让他，林荣明就在一旁排队等着。轮到他，他看看表，就唱了一段《淮河营》，然后告辞，匆匆骑车走了。

到了办公室。小黄满脸愧色进来，一个劲儿检讨。林荣明一边翻文件一边安慰小黄，连着说了几个没事没事。小黄神色不安地走了。

晚上下班时，小黄已经把汽车擦得照人，等着林荣明。林荣明出来笑笑，告诉小黄，今后他不坐车上下班了。说罢，就骑上车子走了。小黄就愣在了那里，挺苦恼的样子。

林荣明又是很晚才回家。他吃饭时，妻子就坐在饭桌边，呆呆地看他。林荣明偶一抬头，和妻子的目光撞在了一起。林荣明就笑：“有事？”

妻子说：“小黄来过了，两口子一块儿来的，小黄做了检讨。看样子包袱挺重的。”

林荣明生气了：“没事找事。做什么检讨？”

妻子看着他，没说话。

吃过饭，林荣明就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妻子一旁淡淡地问：“你这两天都干什么去了？”林荣明头也没抬：“没干啥。”妻子笑：“真没干啥？”林荣明抬起头，感觉妻子的目光挺扎人的，就生了气：“你这人，你说我干啥了？”妻子怔了一下，就转身进了卧室。

这一夜，林荣明睡得挺死，妻子却没睡着。

第二天，林荣明早早起来，骑上车子就走。妻子早已经在门口站着呢，看着他：“这么早干什么去啊？”林荣明笑了：“出去遛遛。”妻子眉头微微拧起来：“你这两天都干什么去了？老林，你别瞒我。”林荣明笑了：“你乱想什么啊？”他刚刚想对妻子说自己去唱戏的事，妻子已经火了，却没有嚷，很愤怒地低声说：“你是不是又去找汪玉芳了？”林荣明一怔，没想到妻子想到那个事上去了，就很不高兴地说：“你别没事找事好不好？”就骑上车走了。

汪玉芳是林荣明大学的同学。毕业后两个人分到了一个厂子，两个人确实好过，拥抱、接吻这类动作也都有过。后来闹了点儿小意见，谁也不肯让步，就赌气分手了。至今林荣明挺后悔，也许跟汪玉芳结婚比现在这个妻子要好一些。他现在算是懂得了什么叫女人的小心眼儿，妻子在公安局工作，在家也像个

侦探。直到儿子都上初中了，她还曾追问过林荣明跟汪玉芳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林荣明只交待到握手这一步。他挺反感，他从妻子那醋醋的目光里，读到了坦白从宽的味道。后来林荣明调任市委秘书长，汪玉芳已经是市纪委办公室主任了。因为工作关系，两人倒是常常见面。但两个人都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即使有那种浪漫的念头，也只能压在心底了，不能见光了。而且林荣明知道汪玉芳夫妻感情并不大好，就更不敢单独跟汪玉芳接触了。今天妻子又猜疑到汪玉芳身上，林荣明感到十分窝火。

等他骑车到了滨河公园时，情绪全坏了。轮到他唱时，他点了一段《战太平》，本想抒发一下心中的闷气，却唱得少气无力。唱完，那拉胡琴的老汉笑道：“你早上没吃饭吧？”

林荣明抱歉地笑笑，四下拱拱手：“今天嗓子不在家。”便匆匆走了。

上午，市纪委汇报工作。汪玉芳也来了，两个人笑笑，也没有说话。休息的时候，林荣明突然有了一种想跟汪玉芳聊聊的愿望。当他把目光投过去时，汪玉芳也正在看他，他便压制了这种愿望。

中午在食堂吃过饭，林荣明便在办公室的简易床上打了个盹，竟梦见和汪玉芳同台演出《武家坡》，赢得了满堂彩。醒来，他暗自笑了。汪玉芳是个戏盲。

下午接着开会，汪玉芳坐在他的对面，朝他笑笑，他感到有点儿招架不住，心猿意马起来，心里就有了一种颤颤的感觉。他忙扭过视线，不与汪玉芳对接。一直到散会，他再也没看汪玉芳一眼。

下了班，他便往公园跑。等他上场后，便把妻子和汪玉芳都

扔到脑后了，认真地当了一回诸葛亮。《借东风》唱得出神入化，喝彩声不断。他十分得意自己的功力，一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当年自己到了剧团，现在也许真唱红了呢。

今天他没有急着回去，也没觉得饿。他坐在一边跟这些票友们聊了一会儿天。彼此让让烟，通报了一下姓名。他并且知道了那个拉胡琴的老汉跟他是一个县的，于是两个人亲热地互称老乡。一个瘦高的老汉说，今年市里组织票友大赛，于是老乡便鼓动林荣明好好练练，并认真地估计了一下，说林荣明能获奖。林荣明哈哈笑着，他有点儿陶醉。这里真是一块净土，只问姓名，不问身份，只唱戏文，不谈哀乐。真是大放松啊。林荣明一时感觉自己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了。

直到路灯亮了，他才回到家。保姆弄饭给他吃。他看出妻子不理他了。他也没搭讪，看了会儿文件，就早早钻进被窝睡了。就听到妻子坐在外面沙发上长吁短叹，后来他就听不到了。

第二天上班，他处理了几个文件，就溜出来，奔了乐器商店。花了四十多块钱买了一把京胡，当场试了试，手头还行。售货员夸他操练得不错。

晚上下了班，他带着这把胡琴进了公园，那个老乡试了试，连连称赞他的眼力。林荣明笑道：“我今天自拉自唱一回。”就拉琴。唱《武家坡》里的薛平贵。刚刚唱了两句，林荣明感觉肩上有谁拍了他一下，他回头一看，便苦了脸，穿着警服的妻子表情严肃地站在他身后。

顿时，周围鸦雀无声了。大家静静地看着女警官活捉了“薛平贵”。林荣明心里连连骂晦气，起身朝大家拱拱手：“失陪失陪。”就跟着妻子走了。

回到家，妻子开始发牢骚：“你怎么也不注意影响啊？那种

地方是你去的吗？”

林荣明火了：“我注意什么？不就是去唱唱戏嘛？怎么了？”他拍开了桌子。妻子不再说了。

第二天早上，他刚刚起床，司机小黄就进来了，朝他不自然地笑笑：“林书记。”

林荣明还没说话，妻子就在后边说：“老林，你的自行车要修理了，小黄是我叫来的。以后你还是坐车上下班吧。”

林荣明瞪了妻子一眼，拎着包上了汽车。他坐在车上生闷气。他认真地回忆了一下，自己从调到市委之后，什么钓鱼、下棋、打百分等等所有的业余爱好，都让妻子改正了。他第一次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笼子里。

晚上，他下班，让小黄把车开到公园门口。小黄大概想劝劝他，可看到他阴阴的脸，也没敢说什么，林荣明进了公园。里边却没有唱戏的了。他一问，有人告诉他，今天早上来了几个公安局的，说这里不让有噪音。全赶走了。

公安局的管什么噪音！扯淡嘛！不用问，都是妻子搞的鬼了。他气呼呼地回到家，想跟妻子吵几句，泄泄火。不巧，老婆的几个同学来串门，他搭讪了几句，就回屋睡觉了。

第二天下班。屋里坐着一位客人。见林荣明进来，忙站起身笑道：“林书记。”

妻子一旁笑道：“这是市京剧团的张良琴师，胡琴拉得好极了。今天特意来给你伴奏。”

林荣明愣了愣。就笑道：“不耽误您的工作啊？”张良笑道：“我已经退休了。”林荣明看看一旁微笑着的妻子，心里就乱乱的，说不清楚是感激还是怨恨。

林荣明跟张良琴师扯了一会儿闲话。张良就拉了几段，林

荣明也唱了几段。到了晚间新闻的时候，张良才告辞。这样一连过了几个晚上。

林荣明突然感觉到特没劲了。怎么唱也唱不出滨河公园的那种感觉，那种情绪。尽管张良拉得特别好。妻子在一旁当热心观众，后来小黄夫妇和秘书也来看。大家都鼓掌。可林荣明是个聪明人，他看出大家都是哄着他玩儿呢。他心里挺别扭的。他感觉自己成了一个不听话的小孩子了，需要大人哄着才行。

这天晚上，张良又来了，进门就笑：“林书记，今天唱《空城计》吧。”

林荣明笑笑：“不唱了。”张良一愣。林荣明就从墙上取下自己买的那把胡琴，递给张良：“您来了好几天，也没什么好谢您的。这玩意儿我也用不着了，做个纪念吧。”张良看看林荣明，又看看林荣明的妻子，就呆呆的了。

林荣明就跟张良扯了几句闲话，就不再说了。张良看出林荣明累了，就告辞了。出门时笑道：“林书记，您什么时候想唱了，就告诉我一声。”

林荣明笑道：“我这一段时间挺忙的，不唱了。”

从这天起，林荣明果然不再唱戏。每天晚上回到家，就吃饭，看电视，然后翻翻报纸和文件，就睡觉。他看出妻子那紧张了好些日子的脸上，松弛下来了。

这天是星期天，他上街理了个发，刚刚出来，就听到有人喊：“老乡。”他听得耳熟，回头看，竟是滨河公园的那个操琴的老乡。老乡过来笑道：“怎么好些日子没见你了。”

林荣明笑道：“忙，忙啊。”

老乡笑道：“我们转到莲花公园去了。大家常常念叨你呢。”

林荣明笑笑,就跟老乡扯了几句天气之类的闲话,竟没有再说一句戏文,然后便分手了。那老乡在后边怔怔地看着林荣明,感觉这人怪怪的。看了一会儿,也转身走了。

街上,人海茫茫。